

怪怪作坊
类小说



爱并痛苦着

小小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并痛苦着/小小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3

ISBN 7-80094-358-5

I.爱… II.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60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10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 价:19.00 元



小小，本名陈民。1987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从16岁开始发表文章，至今已发表近300万字。爱好广泛，看书很杂，写东西更杂，涉及的有小说、散文、随笔、小品、戏剧、诗歌、相声、电视剧、歌词、专业论文等。

现从事金融业工作，仍然对童年时的作家梦矢志不渝。所以时至今日仍爱并痛苦地写着。

目 录

1. 婚姻是男人对女人一生的承诺 (1)
2. 谁说“人之初性本善”我就飞他一脚 (21)
3. 熄火，看爱被烧开 (45)
4. 给痛苦加点儿糖 (59)
5. 坐在婚姻的桥上数桥影里的波纹 (71)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一起慢慢变老 (87)
7. 生活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明开暗合 (97)
8. 登上新大陆，不仅意味着占有与统治 (113)
9. 生命的条件就是消费 (135)
10. 夫是妻今生窑变的梦 (145)
11. 寂寞是一种净化心灵的孤独 (167)
12. 人到四十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175)
13. 在让所有的叶子都触景生情的日子里 (189)
14. 地上有一群渴望微笑的我们 (199)
15. 立在心墙后面躲避的不是别人 (213)
16. 维系是一种韵致 (221)
17. 是鸟儿总会栖息在葱茏蓊郁的枝上 (235)
18. 找到自己不容易 (247)
19. 守一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265)
20. 窗外有片由我们组成的风景，但景色并不能将自己观赏
..... (279)
21. 当风吹过的时候云在想：你是否也曾悲伤 (291)



爱·并·痛·苦·着
///
小小著

婚姻是

男人对女人一生的承诺

我炒了他——门杰，我的第一个男友。其实门杰人不错，长得一副贵族派头，至少像大清时的八旗子弟：生着文人的头脑、武生的英气，高挑的个头，眉眼绝对刚毅。之所以炒了他，不是因为他踢死了怀着身孕的母猫，而是因为他的家。

记得我第一次走进门杰家时，他父母正在争吵。准确地说，是门妈妈一个人儿练“单口”。门爸爸在一边闷声不响地抽着烟，偶尔跟听戏似的在膝头轻叩板眼，烟雾在他面前袅袅升腾，刚好把他分割出令人无奈的画面，好像他完全是独立的——犹如一枚未入局的棋子儿。

令我畏惧的不是门妈妈的唠叨话儿，而是那种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还让人难以理解的坚韧的砥磨。我宁愿承受男人的强暴，也不愿让一个自称爱我的人用一把本无刃的锉刀，在精神上日复一日地打磨。

门妈妈无需任何交流，便执著地将哭骂声推至环保限制级。

只见门妈妈眼皮也不抬，哭诉着几十年来沉积的不幸，那新仇旧恨由单本变成多本，由一集引出长篇，如同泄洪期的滔滔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在她声泪俱下的过程中，义愤之极，还要用跺脚顿足来增强音量、切出重



受·井·痛·苦·著
///
小小著

婚姻是

男人对女人一生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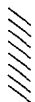
我炒了他——门杰，我的第一个男友。其实门杰人不错，长得一副贵族派头，至少像大清时的八旗子弟：生着文人的头脑、武生的英气，高挑的个头，眉眼绝对刚毅。之所以炒了他，不是因为他踢死了怀着身孕的母猫，而是因为他的家。

记得我第一次走进门杰家时，他父母正在争吵。准确地说，是门妈妈一个人儿练“单口”。门爸爸在一边闷声不响地抽着烟，偶尔跟听戏似的在膝头轻叩板眼，烟雾在他面前袅袅升腾，刚好把他分割出令人无奈的画面，好像他完全是独立的——犹如一枚未入局的棋子儿。

令我畏惧的不是门妈妈的唠叨话儿，而是那种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还让人难以理解的坚韧的砥磨。我宁愿承受男人的强暴，也不愿让一个自称爱我的人用一把本无刃的锉刀，在精神上日复一日地打磨。

门妈妈无需任何交流，便执著地将哭骂声推至环保限制级。

只见门妈妈眼皮也不抬，哭诉着几十年来沉积的不幸，那新仇旧恨由单本变成多本，由一集引出长篇，如同泄洪期的滔滔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在她声泪俱下的过程中，义愤之极，还要用跺脚顿足来增强音量、切出重



音以强调语气。浑然不觉，人生如寄，雪泥鸿爪，匆忙间只是一季的枯荣。

这使我顿生反感。我从小就最最羡慕小朋友的家，那里有着一张很大的桌子，桌边儿又拱着很多人的家。在我的心目中，拥有十多口人的家，才能算是真正的家哟。

我常匆匆吃下饭，便扒到楼梯口的窗子往外看：看那些正在吃饭的人家；看小孩子怎么用小手攥着筷根，从菜盘里提出肉末；看妈妈怎么一一给家人添饭菜，轮到自己只有舔一下勺里的剩余；看老人怎么坐在根本就够不着饭菜的地方，抚摸着豹子般扑向食物的孙儿；看孩子怎么在大人上班带的偶有干粮与煎蛋的饭盒前磨磨蹭蹭。

我对家的向往，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数九寒天里渴望温暖一样，渴望拥有一个不一定温暖、不一定有火鸡与圣诞树，但一定要有很多很多人的、热闹非常的家。只要那里有一大家子人，大家开心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便足够了。

在门杰眼里，这一切本不算什么。一只苍蝇散漫地飞过来，“嗡”地落在门杰的眉毛上，门杰准确地一巴掌下去，然后把血肉模糊成一团的苍蝇蹭在沙发巾上。

当我被告知女孩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便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女的不能做的，谁做呢？”

妈说：“你爸。”

爸，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羽化了——虽然他不是和尚，但是他过早地变成了妈的记忆，尘封于我的相册。



“那爸做不了的，谁做呢？”这个问题妈就没有回答。我常想：是不是妈很笨，答不出？反正在等不及妈妈变得聪明且能作答时，我已经在没有男人的家里长大成人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需要的是温暖，我需要的是亲情。亲情对我来说，远比温饱更重要。只是朝趋暮避，世态炎凉，情感与关爱，没有物质那样容易丈量、容易标价罢了。

我是带着沐浴朝阳的渴求，走进他——门杰家的。

门爸爸见我们来了，有些不自然，因为我是第一次登门，他以让座沏茶传递了友善，也表示愧疚。他眉展心舒地忙活着，嘴里仍不时地应答着老伴儿：“哎，好！真是好记性。”像是自语，又像是对口相声里的捧眼儿。

然而门杰的作为透着暴力，他将我一把掠进怀里，直逼他住的小屋。我试着逃开，可是不能，他像蝎子一般钳着我。

甭管谁进谁出，一概不干门妈妈的事，也不致影响她宣泄的质与量。咆哮是否能于事有补，已没有争论的必要。她就那么轻车熟路地把对生活的反抗一概引流进哭骂，并让这种哭骂在如歌的岁月里形成惯性，以至出口成章，美景天成。

门杰把我按到他那床头贴满战斗英雄和已故先烈的单人床上，贪婪地吻着我，全然不顾我此刻的心情。他是占有欲很强的人，也是很容易调动自身情绪的人。他现在就想占有我的每分每秒。但他离我越近，越让我感到陌生。我清晰地看到了他鼻孔里龇出的粗壮鼻毛，一股恶心与窒息的感觉袭上心头。我的肉体与精神都透不



过气来，像是面对一头正值发情期的公牛。

外面的声音终于稀落了些。一定是老太太有些倦了，累了，口干舌燥了，才自动收了话茬儿与针线，一举饮尽门爸爸递过来的早已晾得温度适中的花茶水，像个转场的演员，径自下厨，张罗饭辙去了。

门杰全然没显出一点难堪。他收了吻，带着亢奋的喘息开了门，端来茶水递给我，又顺手为我剥了只橘子。

“你刚才不是在吻我，而是在吻你妈。”我吐着橘子核，总结着刚才的漚情。

“嗨。没那事。你当不成我妈。”

“可我的感觉能让我分辨出来，我整个身心都被你妈占了。”

“是因为我家老三。”他在将橘子瓣塞进我嘴里时，把话峰岔开。

“他大学毕业了，搞了对象，要跟那女的留在湖北。”

“就为这？”

“我妈想让我爸亲征，到湖北把老三捆回来。我爸是那人吗？不接令牌，那还不找撸？”

我开始感觉到有些冷。其时正值人间四月天，刚好是诗人写诗、蜜蜂吐蜜的时节。可门杰的热情却无论如何唤不起我的激情。我扣上胸口的衣扣，门杰的目光仍依依不舍地停在那里。

当热气腾腾的饭菜上桌时，门妈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这反倒使我有些诚惶诚恐、难成自然，也使我好生奇怪，弄不懂家的成分，更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挤进这本已拥挤不堪的家里来。呆呆的，像动



物世界里生了蛋、转眼便自己踏得粉碎的特傻的鸟。

但是，我还是要庆幸自己，终于坐进这个拥有三儿一女，以及父母双亲的大家庭。双手能够抚到供全家人吃饭的大桌子，指尖在桌子的背面儿上游移，使我情不自禁地有些颤抖。这可是令我神驰已久的大桌子，虽然看上去不如我想象中的富丽堂皇，但那纹理，像是记载着生活的音响，写意着成长的欢乐。当你接触它的开榫点，凝视它的风剥雨蚀，你才会洞察它的久远，像儿时的梦一样久远，比儿时的梦还要久远。这才提醒我，它与我的距离，岂止是一步两步，那是一种生命的距离，它不属于我，在梦里也只是别人家的东西。

正吃着饭，门杰大哥的未婚妻寻上门来。他们正准备结婚，女方娘家人是来看家俱的式样、看铺盖的搭配的，随行的还有两个如同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亮丽胞姐。正商议着彩礼，不知哪句话说差了，茶壶茶碗儿便腾空而起。三下五除二，刚上桌的饭菜都种回到地上；新房里的转角组合沙发扯到了楼梯口；床上的细软也移到地当间儿，墩布头儿似的络着。

几乎所有的嘴巴都在争执，一对一，二对二，也有能者多劳的，好像人人都装着一肚子当仁不让的真理，而且都必须在此时此地鉴定真伪。雄辩不论男女，动手不分长幼，各个献计献策，各个召之能战。刨去我。

不大的工夫，梳理得当的头发已经重新造型，有几束凌乱地扔在地上；胳膊与鼻梁被抓得见红见白，溅得粉墙着红彩。特别是门妈妈日久天长的功夫，与三儿一女的组合阵容，愣没镇住人家三个丫头片子。门妈妈被这一窝心脚踹得只有直挺着身子进医院吊瓶输液。



门家老大只恨自己，当初为什么焊点不实，没把她“生米做成熟饭”。

门家未过门儿的大儿媳一举粉碎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婚姻，还有我对嫁进大家庭的憧憬与企盼……

我炒了他，其实是把自己罚出了婚姻家庭的局。我只想快些出逃，逃得越远越好，哪怕是逃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逃进车水马龙的闹市，也比在他家里好过些。

.....

在夜醒来的时候，47次列车驶离北京站。

加挂车厢里人并不多，车厢入口处立着两个在车开动后才蹿上来的人：男的二十五六，留着盖耳直发，皮肤很黑，黑发黑衣衬着黑人，像一团带雨的云飘进了车厢，只有瘦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闪着光，高挺的鼻子与眼睛一起嗅着车厢里流动着的人；女的二十三四，眉眼儿长得很好看且耐看，尤其是皮肤光滑得呈现出绸缎织物般的质感，她穿着猩红色吊带曳地长裙，外面松散地披着一件同色的短褙。此时，那男人的右手刚好在短褙里搂在那片无遮无拦的皮肤上，女伴则热切地将他的手从后背拽进自己的衣服里，让那只手在她的身上摸索着。她吃吃地笑着，从精致的嘴线姣好的红唇里发出不易察觉的声响。她与他连体似的一直挂在他的脖子上，神情有些迷离，使原本很大很透亮的眸子含义不清。她不时地笑着把嘴凑到他的耳朵上去，好像在说着什么，其实什么也没说。在他俯身倾听时，她用齐白的一口碎牙轻咬着他的耳垂儿，松开时便发出一串数字：“22、23……。”接着便又孩子吃奶似的将他的耳垂吮在嘴里。



这就是我在喝了自己婚姻的壮行酒之后，便成了这副德性。男的便是我的老公，法律上的、正式的老公石泊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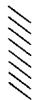
整个车厢都充满酒后的醉意。像婚后的女人，醉透了自己，也惺忪了精神与肢体。

这时车厢里一群维吾尔族的男女，很开心地以极快又极兴奋的语言交流着。他们有二三十人，可能还要更多些，由于他们不时地有人开酒瓶有人洗水果，进进出出的一时很难统计。

我与石泊宁落坐 22 号和 23 号座位，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不时地在摇摆的车厢里摇摆地走着的两岁多的男孩儿。由于酒精的作用，我一直很想笑，而且一直在笑。别看酒装在瓶里很安静，但装在肚子里便一定会天翻地覆。有了座位，我便索性踢掉红鞋子，整个人红红地一堆瘫进泊宁的怀抱，像乌云里的一抹霞光。

自从跟门杰分了手，不得不承认恋爱使我长大了。我不再对周边的陌生存有恐惧，而是喜欢那不期而遇的陌生。比如站在陌生人川流不息的街头，看那些陌生的男人陌生的女人，有漂亮的，有不漂亮的，有的印堂发红，有一脸清教徒模样的。我觉得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陌生的环境使我觉得贴切，因为没有隔膜，使我不至产生逆反心理。有时我站在陌生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很强大，可以与任何一种生存状态较量，觉得自己又活成了一朵云，很纯，很美，能独立，能天马行空。

门杰在我跟他分手的那天晚上，想都没深想，便拉着一个疯得可以的、外号叫“大挨巴”的女孩儿去了舞



场。逢舞必跳，每跳必蹭。起先“大揷巴”还觉得门杰够味，起码让他们这一对儿把舞场给震了。可越跳越不对劲儿，门杰哪儿是在跳？简直的疯了。有伴没伴儿的，他都惯性地舞着，舞着舞着就坐到地上。门杰心里说，跳舞算什么玩艺儿，自己空长成这身板儿模样竟让一个娘儿们给甩了。他越舞越觉得没劲，越没劲越舞得欢。直到乐队收了摊儿，他还扯住“大揷巴”不放手。

“大揷巴”说：“你成，敢睡我吗？”

门杰说：“孙子不敢。”

“大揷巴”撑开嗓门儿就笑。门杰看见了她紫红色的嗓子眼儿。他从车棚里推出摩托车，一脚踩着了，屁股左一歪右一歪地沿街风驰电掣，“大揷巴”的笑声就灌满了大街小巷。直到他们风驰电掣到十字路口，发现了新设置的水泥分道隔离墩儿，已经来不及了，整个摩托车的前轮都顶在坚固的水泥墩儿上变了形儿，门杰的下身也受到了重创。“大揷巴”被空抛了出去，在医院里把开皮开肉的地方缝了不下十七针，门杰的下巴也摔脱了臼，胳膊、腿儿连肚皮都戳出了白肉，下身痛着像有一大堆老鼠啃着他，他想到自己曾经虐待过猫，便两腿分得很开地走着，像被猫捉弄后的老鼠一般。他瞧着“大揷巴”血葫芦似的包着绷带的脑袋，止不住地傻乐起来。

“知道吗？安妮，这只能伤害我的肉体，伤不了我的心。”

“我真心疼，我老舅从香港刚给我买的连裤袜，一晚上就给废了。”

虽然他们不是名人所说的：让人感觉到你的无知，才是最大的睿智。但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心境有时竟能达



到默契，也确实是一种奇迹。

这时一个佩戴着“列车员”胸章的女同志一一验票。好像我们不多的几个人，不是从她眼皮底下进入车厢，而是从火车的车门以外的地方溜进来的。

头很沉，结婚使人头疼。而石泊宁抱着自己的女人，却使他更头疼。没有地方睡觉，这对于一对刚举行过婚礼的新人来说，现实是严酷的。所以，当列车员验他手里的两张硬座票时，他急切地问能不能补办卧铺票。列车员冷冷地说，得找列车长解决。好像说着几个世纪前历史上的人与事。这时我顺着石泊宁的身体滑向地面，他不得不把我提起来，就在这当口，列车员带着鄙夷的神情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本想从容地为那些跟风找对象结婚的小姐妹们做个样板，换个活法。小脑筋里不仅一次地设想过自己的婚姻如何超凡，如何脱俗？即便“空前”没我的份儿，那么“绝后”总该轮到我了。最最紧要的是：千万别在别人后头，又如七月晚桃跌了行市，那才是最让人闹心的。我喜欢突发变故，特别是后队变前队的领骚快感。当别人的喜糖嚼在嘴里时，我信誓旦旦：“来晚的，捞稠的”，以补足我的虚荣与中干。

突然一阵畅笑，维族男女在吃了保鲜袋里的烧鸡与瓶装烧酒之后，变得更加兴奋，血管里的流量全提了速，竟合着手拍的节奏跳起舞来。酒使神经与肉体麻木而不设防。

列车在山道与隧洞间起伏，我的身体与思维也随之起伏。



没有男友本应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因为最自由的身体蕴藏着最高的智慧。可是最近有些弱智现象却常在我身上显影：拿起电话，忘了号儿；提壶打水，拎回了墩布。这不是身体上的不自由，而是精神上的难超然。

也许我不该选择一条有悖于生活法则与自然规律的路？也许我真的不该对婚姻存有芥蒂？心中没有绿色，怎能奢求春天？我想，这也许是上苍对我轻易放弃第一次择偶的回报。但我憎恨这世间竟有人爱得那么自私，那么空洞，那么虚伪，那么功利。至少我还活得真实，爱得坦诚。不曾用心理价位去衡量配偶，以亵渎神圣的爱情。即使只有一次能使我意乱情迷，或者今生注定要成为没有花季与收成的空忙，我也无怨无悔！

当我们结婚的消息一传出，就在单位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浪，不仅旁人不信，连我自己也有些二乎了。

抛开生辰、学历、籍贯与家庭背景，单就性格，我俩就存在极大的反差：我安妮呈“阳”性，奔少说，肩膀上扛着一个“+”号；他石泊宁则显“阴”，且俩“-”打不住。

一“阳”俩“阴”，又错着位。这就预示着我们的生活，不会像“探戈”一样绅士、优雅；不会像“平四”那样稳健、舒展；那种如“华尔兹”般打着旋儿，摆着蹦儿地前行，已成定局。只不过两足深陷在局里的人，大多都缺少自知，很少见到理性的拔与插。因此，即便有明眼人大着胆子站出来现身说法，“忠言”终被爱之心语淡化。

送走同事、朋友，我与石泊宁总算躲进小“屋”成一统。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这足以让人充满续写《安



徒生童话》的冲动。想想看，安徒生只有让美丽姑娘与王子结婚的本事，而我们将在现实中，以结婚为起点，谱写出比童话还童话的婚后生活。

结婚只是一种形式，生活却是这形式下包含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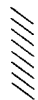
连续滚动的日子喧嚣前行，连带我把笑容自然收敛的耐心也没有。人得吃饭，这“移植”不了童话里的南瓜变马车。当我们俩人把衣袋翻遍，只凑出 57 块钱时，笑容便在我的脸上冻结了。

泊宁却一把拉上我，直奔了不远的一家小饭馆儿。还没容我发号施令，他已叫来了服务员：“来只鸡、一条鱼、一碗红烧肉。对了，还有红葡萄酒。”

他的声音近在咫尺，却仿佛来自天籁。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对于我还是全然的陌生。离下个发薪日还有三天，他竟如此这般地坦然挥霍，要知道当时我们的月工资只有八十三块五，莫非他是个会施魔法的巫师？想到这儿，我的脊梁沟儿里爬出了几滴冷汗。

泊宁的手带着温湿盖在我冰凉的双手上。他看出了我的手足无措。心想，女人到底是女人，但我的女人只有一个，当然不能让这惟一成为一种悲哀的代言人。他把已经是他的女人的两只手敛到一块儿，然后重重地摇了摇，促使对方把视线从桌面提升到与他的视线平行。他又微笑着摇了摇头他自己的头，然后坦然道：“这是咱们结婚以后的第一顿饭，有鱼、有鸡、有肉、有酒。看，咱们什么都有。吃吧。”

此刻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与其说在想什么，不如说纷然的思绪相拥相撞着完全堵塞了思路的通畅，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场。其实泊宁



的心里又怎能平静呢？在这以前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还要养家糊口，他只是在工资里扣除饭费与必要的零花，便月月交给妈妈。他想到这儿，拖过酒杯，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默默地祈祷：老天，老天爷，请你让我们平安地渡过相爱的一生吧，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只要有我们的爱，只要让我们这一对相爱的人快乐地活着，就足够了。

对于我，绝没想到结婚竟是这么具体的事，真的没想到。虽然我们谈了近八个月的恋爱，而且在这八个月前，我们已经做了五年同事。但我的脑子里确实没有转过这个弯儿来：天上可以掉星星，掉冰雹，掉龙卷风，怎么能空投一个丈夫，而且戴帽给我呢？

在这以前，“丈夫”仅仅是用在字典、文学、电影里的名词。再瞧瞧字典是怎么解释的：成年男女结婚后，男子是女子的丈夫。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不看字典，我也能知道他们的项目归属。有了丈夫，使我这个率性而行、快言快语、敢做敢当的假小子有些无所适从。

他毕竟不是集邮册里躺着的邮票，不是黑白分明的钢琴键盘，不是一按电钮就泻满空间的莫扎特乐曲。

不是金鱼。

不是小猫。

不是“死不了”（一种不很名贵，却极好养活的花草）。

他是个活人呐！

石泊宁第一次走进办公室那天，正赶上我在做月度